

那时的黄家山有三条路：一条是沿着近 30 度坡的路下山，正对着的是现在的海棠路；一条是沿着老城墙走，过桂花楼直至高北门；另一条则是往海棠湾走，可达府堂至府街。

黄家山横亘在乐山老城的北面，它一头连接老霄顶，一头连着桂花楼。从得胜门出去，靠左沿着黄家山的半山腰走，那是一条窄窄的小路，那是一直走到老霄顶山脚下。山脚下有一条小溪，小溪的水流进得胜门旁的那个水道，直接到达洙泗塘。沿着小路走到老霄顶山脚下，便是旧时的乐山奶牛场，每天的新鲜牛奶便从这里送到城里。后来这个奶牛场修成了乐山游泳池，当然现在也不见了，变成高高的商品楼。

1958 年，随着城市改造，黄家山被拦腰截断，从叮咚街直通到现在的新村。上世纪 70 年代初，在黄家山顶上建起了三幢一楼一底的筒子楼。三幢楼房属于公房，都是楼下七间，楼上七间。一间房中间隔开分为两间，走道共用，厨房都修在公共走道上。由于要房的人多，楼下的两间还被隔断，变成两户，三幢楼共住了四十几户人。每户的住房面积不足 20 平方米，一家四五口人挤在一起。

那时，整个山上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每天定时放水，有专人管理，平时不用便罩上一个铁盒子，用锁锁上，每担水两分钱。每天下午两点钟放水，每家每户将水挑回去后，都倒入各自厨房的水缸里。

厕所也是公用的，整个山上几十户人共用一个厕所。那是一个旱厕，修在山边上，蹲位只有男三女二共五个。每天早上上厕所，遇人多，还得排队。

刚搬到黄家山不久，看到了原来我们租住紫云街时的房东——大草药店的王老板，带着他的两个女儿住在第三幢的底楼。当时的大草药店，一个天井、一个堂屋、一个后院，照理说家产也很大，怎么他们也没有住处，当时想不通。

一进入腊月，黄家山的住户便热闹起来。家家户户忙着备春节年货，特别是熏腊肉，一天到晚烟雾沉沉。烧的是柏丫枝、甘蔗渣和柑橘皮，将它们堆放在挂满肉的架子上，慢慢熏，不能用明火，空气中弥漫着特殊的烟味。

那一年唐山大地震，山上三幢楼的人都往山下跑，在山下的公路上睡觉。那时是夏季，铺上门板或马架子，就像露营一样，热闹非凡。熬过了几个晚上，大家习惯了余震，也不怕了，仍旧回到各自的家。

那时的黄家山有三条路：一条是沿着近 30 度坡的路下山，正对着的是现在的海棠路；一条是沿着老城墙走，过桂花楼直至高北门；另一条则是往海棠湾走，可达府堂至府街。

如今回想起来，山上的三幢楼房修得很粗糙，墙壁是没有粉刷的，屋顶是没有天花板的，地面铺的预制水泥板也起伏不平。可能水泥比例不够，每次扫地都会扬起灰尘。但在那个年代，能分到这样的住房，也满足了。

虽说生活粗糙简单，但那时的人却很单纯。一到夏天的晚上，大家搬一根凳子，拿一把扇子，坐在一起，龙门阵便摆起来了。

那时流传的是口头文学，如“一只绣花鞋”，以及福尔摩斯侦探案这样的故事，一摆起来就能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

最热的是七八月份，气温都在 37 摄氏度以上，没有风扇，更谈不上空调，要等到半夜 12 点退凉才进屋。但屋里气温仍很高，躺在床上，汗直冒。无奈，睡意袭来，也迷糊中睡了过去。早上一看，整个草席上，汗水印出一个人形。

以后每每路过黄家山，便想起那逝去的岁月，那些曾经经历的人和事。

家有“小弟”

■张三才

几年时光的亲密接触，我们和“小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直至今日，我和“小弟”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哼唱一首简短的歌曲。每当我唱起“小弟呀小弟，我很喜欢你”时，“小弟”立马便会接上“爷爷呀爷爷，我更喜欢你！”

小孙子 5 岁半，长得十分壮实，机灵可爱，一直以来，我们都亲热的叫他“小弟”。

壬寅年初伏之际，与亲家相约，趁暑假期间，两家人一起带上两个孙子，再次来到洪雅县的瓦屋山镇，休闲避暑。

所谓休闲避暑，无非是一大群老老太太们聚在一起，在照看小朋友之余，打牌的上桌，喝茶的神侃，唱歌跳舞的各取所需，借以打发炎热的盛夏时光。我不好打牌，也不善吹牛，好在瓦屋山景区周边俱是山水相连，于是，便相约钓友，几乎天天下河垂钓。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7 月下旬的一天，一大早，我和钓友匡红相约，像往日一样，兴致勃勃驱车前往雅女湖与瓦屋山小河交汇处，准备在此垂钓。由于头天下了雨，山路泥泞坡陡路滑，自己虽然小心翼翼缓步前行，但依然在临近河边时，“啪嗒”一声摔了个脸朝天，就在双手触地的瞬间，左手手腕不幸骨折。

忍住强烈的剧痛，我依然不当回事地来到河岸，抛竿甩线，继续垂钓。不到五分钟，受伤的

旗袍之美

旗袍的魅力，注定不会消失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而将永远熠熠生辉。岁月流逝时光变迁，不知道有多少女子从衣柜里捧起一件旗袍，顾影自恋呢。

一直以来，对旗袍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入夏，无意间遇到了心仪的它，淡雅素净的白色缀了些细细碎碎的小花骨朵，斜襟盘扣旁镶嵌了一条蓝色的绣花。刹那间为它钟情，心动不已。穿上旗袍，走起路来袅袅娜娜，站着也是亭亭玉立，把本不怎么淑女气质的我，装扮成望尽天涯路倚栏而盼的大家闺秀，让我秀足了一把淑女瘾。

旗袍这样一款传统服饰，走过几百年，依然散发着惊人的美，把东方女性温婉秀美、古朴

左手逐渐红肿，慢慢开始不能自主行动。万般无奈，只好收竿撤退。返回我们居住的小镇，我立马去镇医院，寻医拍片，确诊伤情，包扎处理。带上医生开出的大包西药，悬吊绑上夹板的绷带，怀揣无比沮丧的心情，有如战场上吃了败战的伤兵，心灰意冷地返回住处。

世间难得是真情。回到临时居住地的瓦屋山镇静馨苑四楼，推门进屋，正在阳台上习字的“小弟”见我肩吊白色绷带，面容憔悴，以为我受了重伤，立马向我奔跑过来，一双肉嘟嘟的小手紧紧抓住我之右手，左脸颊紧贴我手臂，“爷爷，爷爷……”随着一声声带着哭腔的呼唤之后，大颗大颗的泪珠随即挂在了“小弟”的满脸。

幼小的童心，真挚的情感，瞬间让我泪奔。这一深情的真挚呼唤，这一柔情的依偎举动，这串滚滚而下的热泪，不是发乎于心近乎于情，是断然做作不出来的。

面对此情此景，已入古稀之年的我，感动之情溢于言表，手腕的伤痛似乎已减轻一半。在连忙安慰回复“爷爷没事”之后，

喜庆的大红旗袍时，就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期盼；旗袍的美是张扬的，它把女性优美的曲线勾勒得恰到好处；旗袍的美是含蓄的，那一低头不经意的娇羞，多少怜爱揽于胸怀。

旗袍的魅力，注定不会消失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而将永远熠熠生辉。岁月流逝时光变迁，不知道有多少女子从衣柜里捧起一件旗袍，顾影自恋呢。电影《花样年华》中的张曼玉是一个传奇，高盘的发髻，落寞的神情，昏黄的背景和沉闷的音乐，皆因旗袍的

滚烫的眼泪不由自主流了下来。

“小弟”虽然年幼，但童心很细，情感饱满。受伤头两天，“小弟”不时跑到面前，一会儿问“爷爷，痛不？”一会儿说“爷爷，好点没有？”当听到肯定的回答后，他那憨憨的小脸上便会露出开心的笑容。医生为我开的西药，因左手红肿五指难动，单手无法剥出药片。“小弟”见此，马上过来拿起药包，“爷爷，我来帮你！”我告诉他每种药的用量后，他很快就记住了：“盒子的是三片，瓶子的是三片，袋子的是两颗。”之后的每顿饭，他便找来药包，口中念念有词，雅拙地挥动一双小手，小心翼翼地取出药片药丸，非常认真地催我服药。看他那个认真劲儿，如果穿上一件白大褂，活脱脱就是一位兢兢业业的白衣天使。

细微之处皆温情。手腕骨折的当晚，睡觉之前，“小弟”拿出他天天伴随的小枕头，“爷爷，这个给你，垫在手下，好过一点。”之后的几天，天天如此。小小年纪的如此举动，让你不感动似乎都不行。

“小弟”生下来两个多月后，便一直跟随我们，直至在乐山读

了一年多幼儿园后，才去了成都紧随父母。

说实话，对“小弟”去成都，我们是万般不舍。考虑到与父母同住更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诸多好处，更想到为了“小弟”他们今后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程，身为爷爷奶奶，我们只好忍痛割爱。

■韩琴

和“小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直至今日，我和“小弟”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哼唱一首简短的歌曲。每当我唱起“小弟呀小弟，我很喜欢你”时，“小弟”立马便会接上“爷爷呀爷爷，我更喜欢你！”

“小弟”转学成都后，与我们的见面便少了许多。好在当今通讯发达，三天两头微信视频也属易事。前两年打开视频，只要一见到我们，一声“爷爷、奶奶”之后，伴随的就是“小弟”伤心的哭声，说是想我们。弄得我们也于心不忍，视频之后久久回不过神来。

童真是家庭欢乐的源泉。家有“小弟”，快乐不止。因为有了“小弟”，让我的“研究生（孙）”生涯，平添了诸多乐趣；也让我的晚年生活，充满了更多的特殊意义。

时下，在人群中偶尔掠过身穿旗袍的女性，那可是城市的一道美丽风景。江南小镇，在细细密密的雨丝中穿过小巷，见一女子青丝高挽，撑着柄油纸伞，着一件淡紫的旗袍，纤细娇小，低眉敛目，雨中穿行，恍如隔世；时尚大都市，有女子发长过腰，高高束起，穿一身深红短旗袍，高挑中秀出顾长的大腿，飘然而过。哦，原来这不同的旗袍可以诠释世间女子万般风情。

高雅、从容、淡定，遮住了伤心与失望，湮没了落寞与惆怅。

回家的路

张成林 摄



回家的路

张成林 摄

百日攻坚

(外一首)

■罗宇宏

这一百天攻坚的困难
比三百天
乃至三千天还长
沿着临江河村茶叶的馨香
把村民梦中的水泥路接入村庄
三千年日复一日
短暂得仿佛只有一天
三千年松松散散
凝固在一起
也没有这一百天结实

这一百天攻坚的困难
平淡如井水
但根很深
让水竹村饮用大地心底的甘甜
简单如路灯
红旗小区虽然落在街道的背面
但也站在光明的前面
井水让村民的日子流淌起来
灯光让背街小巷流动起来

这一百天攻坚的不一定是困难
而是跑在时间的前面
在矛盾没有长成荆棘前
创断潜滋暗长的根须
在困难没有堆积成浮冰前
让水面拂动春风的温暖

或者主动收集老百姓的心愿
一个个微小的心愿
就可以点亮他们的梦想
让他们飞行在日子的前面

把一百天拆分成八百万秒
就把日子摊得又大又薄
把老百姓的日子放大
就是党员干部的广阔空间
把老百姓的生活打理得越薄
就和他们贴得越紧密

竹公溪

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面前
竹公溪有一条河的实力
也自谦为溪水
隐身在乐山城的深处
静静流过一座城市的繁华

千百年
给乐山带来豪门身世的三江
跨越千山万水
只为奔赴乐山大佛
而与乐山城相濡以沫的
还是名不见经传
小家碧玉的竹公溪

一条河流从一座城市穿过
这座城市无论多么喧嚣
内心都会归于宁静
就算车流声此起彼伏
总能听成彼岸的声音

无论多么浮躁
内心都有一条湿润的河流
这座城市从来不会干涸
在历史的几次记忆里
溪水曾泛滥多情

这条城市的内河
散发着现代气息，也有自然风情
钢筋水泥的房屋、浓密的树荫
与天光云霞的倒影
被涟漪吹起一层薄薄的绢画

树荫下休闲的人影
就像河面漂流的斑驳树叶
缓慢地流走时光
离溪流越近的
就越能放松自己的脚步
离溪流越远的
就越淹没于城市的节奏

